

SHANGHAI YIBAI NIAN

# 上海 一百年

朱华 等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

# 上海

# 一百年

朱 华 冯绍霆 苏智良 著  
崔美明 朱敏彦 吴修艺

上海人民出版社

责任编辑 赵人俊  
封面装帧 赵小卫

**上海一百年**

朱华 等著

上海 人民出版社 出版、发行

(上海绍兴路 54 号 邮政编码 200020)

新华书店 上海发行所经销 上海中华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16 插页 5 字数 352,000

1999 年 3 月第 1 版 1999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5,000

ISBN7-208-02971-7/K·700

定价 32.00 元

# 序

常振德

十多年前，在一篇综论上海历史研究的文章里，我曾说过一句话：“上海历史研究已成今之显学。”当时这么说，是有根据的。国内则发端这项研究的上海当地，除了原来的两个研究组织，颇有其他大学的教学研究人员加入这个队伍，且有上海研究中心的全市性组织盛张其势。国外则美国西部和东部各一家著名大学财大气粗，力量壮大，而日本东京及其附近大学教学与研究人员组成的上海史研究会也甚有作为。于是，那些年中，关于上海史的研究著作和论文，频见于国内外；学术研讨会亦夫频繁促成中、美、日以及各国学者共聚一堂，相与论上海。

十多年后的今天，这股势头未曾稍减，更见其强。从上海一地看，面上的组织或因形势而有变异，原来的上海研究中心虽略显沉寂，代之而起的上海史志学会，则因大量地方修志人员的加入，扩大了研究的力量及范围。档案研究人员更换有天然的优势异军突起。上海史研究队伍更见其壮大。于是，我们所看见的，上海史论著日多，所涉范围日广，新人频起，新见迭出。对于研究说，细大不捐，窄而深的论文，与厚而实的论著同所须要，人们也就盼望经营多年的多卷本《上海通史》和《上海通志》早日向

世。国外所见，美日两国对上海史的研究其势不衰，新作频出。所可注意者，欧洲的德国、英国相继入盟，德国一家大学尤具雄心。澳洲一家大学，酝酿成立上海研究中心，与之计议合作的，是回归了祖国的香港最著名的大学。香港这一大学，对于上海历史向所注意，回归之后，以其天时地利，对于上海史研究的发舒，可预期其成。

以上所举，无论中外的上海史研究者，都隶属在各个组织机构里，并不包括无所属的“散兵游勇”。业余研究人员应该是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研究毕竟是个人的事，志之所在，奋力以为，业余的研究亦能有大成。事实上，这些年已有非专业上海史研究人员所写上海史的佳作出现。如果加上这股力量，更可见上海史研究确为显学。

在林林总总的上海史研究论著中，一个共同的现象，多只及于一九四九年而止，不涉当代。诚然，过去的上海曾经辉煌一时，值得研究。而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中外同有此说，虽解释有异，毕竟治史可以知今。过去的上海何以辉煌，明其因缘，知其演变，对于今天的上海之去从舍取，就有了参考的价值。因此，当得到这本《上海一百年》的著作，见其断限为一个世纪，所写内容，是一个世纪的上海的历史，乃觉耳目一新，而赞是书编著者之用心与眼力。

所谓一个世纪的上海，概乎言之，可以说是上起戊戌维新，下迄改革开放大见成效的今天。上海历史不足夸古，也无须夸古。上海历史之引人注目，在于近代，在于五口通商之后。当年被迫对外开放，历史的屈辱引来了历史的辉煌。戊戌维新起于北京，而见实效于湖南的新政，但在戊戌以前，上海已成中外思想与文化交撞之地，新思想新文化多萌发于上海，影响于全国。戊戌政变以后，新政尽废，然新思想新文化之在上海，爝火不灭，

其势更烈，如响斯应，全国景从。于是，上海的地方自治运动早于全国五年而萌生，而见成效，这不过是一个例子。以概其他，于物质、思想、意识、制度诸方面，上海能得先机，乃见异彩。一九四九年之后，换了天地，历史仍有其继承。经历了多年的曲折，一声改革开放，上海活了过来，不只重现辉煌，抑且十百倍焉。这是历史的进步。

两个五十年，构成了本书的十二章。前后各半，各为六章。分章叙述，写作所须；连成一贯，历史所决。前五十年的上海，与后五十年的上海，构成一个世纪的不可分的历史的上海。由近代而至于现代，或说由现代而至当代，历史贯通。读之竟，对于今后上海的趋势，亦夫彰然可明。这，也许就是本书著者希望之所在。本书著者，或为史学家，多年研究上海史，颇有著述；或为宣传部门工作者，研究上海现状，深知经纬，两相结合，乃成可信而见新意之作。

为序如上，不尽所言。

一九九八年九月七日

# 目

# 录

1	序	.....	唐振常
1	<b>绪论 上海的崛起</b>		
1	第一节	一块得天独厚的宝地	
8	第二节	屈辱的门户开放	
19	第三节	现代经济的成长	
28	第四节	一座充满矛盾的城市	
41	<b>第一章 跨入 20 世纪的门槛</b>		
41	第一节	新的社会力量的增长	
53	第二节	维新变法运动的兴起与租界的 疯狂扩张	
60	第三节	革命潮流的激荡	
73	第四节	上海光复：城市面貌的改变	
86	<b>第二章 新时代的曙光</b>		

86	第一节 反抗北洋军阀的斗争
95	第二节 民族资本的黄金时期
108	第三节 五四运动:工人阶级异军突起
120	第四节 共产主义运动的兴起
130	<b>第三章 革命与战争的年代</b>
130	第一节 风云变幻中的资产阶级
142	第二节 五卅风暴:统一战线的成功与失败
154	第三节 英勇的工人武装起义
164	第四节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
175	<b>第四章 抗争与救亡</b>
175	第一节 不灭的火种
184	第二节 左翼文化的胜利进军
190	第三节 团结抗战:上海人民的共同心声
201	第四节 从失望到消沉:上海资产阶级的政治轨迹
209	第五节 风雨飘摇中的租界制度
215	第六节 五光十色的三十年代上海
219	<b>第五章 在沦陷的岁月里</b>
219	第一节 淞沪血战
226	第二节 孤岛:特殊的抗日战场
233	第三节 腥风血雨中的畸形繁荣
237	第四节 最黑暗的日子
249	<b>第六章 迎接革命高潮的来临</b>

249	第一节 惨不忍睹的劫收
258	第二节 “天亮”后的灾难
266	第三节 “第二条战线”的主战场
279	第四节 一场空前的经济浩劫
288	第五节 上海的解放
<b>299</b>	<b>第七章 上海的新生</b>
299	第一节 荡涤旧时代的污泥浊水
308	第二节 国民经济的恢复
316	第三节 从抗美援朝到“三反”、“五反”
323	第四节 向社会主义进军
<b>333</b>	<b>第八章 曲折的前进</b>
333	第一节 开门整风的前前后后
343	第二节 “充分利用,合理发展”方针的确定与大跃进的失败
353	第三节 从困境中崛起:向“高、精、尖”进军
360	第四节 “大写十三年”:山雨欲来风满楼
<b>367</b>	<b>第九章 动乱的十年</b>
367	第一节 灾难的降临
376	第二节 造反派的天下
386	第三节 经济建设的起起落落
398	第四节 多行不义必自毙
<b>409</b>	<b>第十章 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b>
409	第一节 全面的拨乱反正

416	第二节 在改革开放中阔步前进
430	第三节 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丰硕成果
440	<b>第十一章 新的腾飞：辉煌的五年</b>
440	第一节 开发浦东 全面推进对内对外开放
449	第二节 深化改革 努力实现两个根本性转变
457	第三节 切实提高市民素质和城市文明程度
463	第四节 “一年变个样 三年大变样”
471	<b>第十二章 向 21 世纪迈进</b>
472	第一节 抓住历史机遇，迎接新的挑战
475	第二节 描绘宏伟蓝图，创造辉煌明天
481	<b>后记</b>
485	<b>主要参考、征引书刊</b>

## 绪论 上海的崛起

### 第一节 一块得天独厚的宝地

“大江来从万山中，山势尽与江流东”。

万里长江，百川归纳，流经了中国最广袤富饶的地区，以雄壮的气势奔腾入海。就在她的入海口上，镶嵌着一颗璀璨的明珠——上海。

这是一块地理位置得天独厚的神奇的土地。

长江水量充沛，支流众多，航道常年不冻，可通航干流长达数千公里。辽阔的长江流域，资源丰富，人口密集，经济发达，历来是中国最富庶的地区之一。座落在江海交汇处的上海，因有一条水深流缓、适为良港的黄浦江贯穿其中，天然成为整个长江流域理想的海上门户，中国对内地辐射能力最强大的进出口咽喉。

更令人惊奇的是，长江的入海口，不仅属于中国大陆海岸线中最向东伸入大海的部分，而且恰巧处在东亚大陆海岸线的中点。我国历史上的南北洋之分，向来就是以长江口作为界限。因而，作为一座港口城市，上海又是中国海上航运无可争议的中继

站。在人类历史上，航运向来是最重要的交通运输手段，即使在其它现代化交通工具发展日新月异的今天，航运仍是不可替代的物品交流的主要运载工具。正因为处在水路交通特别便利的位置，上海是一个极其优越的商品集散地，或者说，一个天生的商业中心。

上海的腹地，则是土地肥沃、人烟稠密的长江三角洲平原。纵横交错的水网，把这块富饶的土地与上海连成浑然一体。作为一座现代化的大城市，上海完全能够从这里得到足够的食品供应和丰富的劳动力资源。

上海，在地理上具有成长为一个第一流大都会的一切有利条件。

从地质学的角度看，上海是一块十分年轻的土地。它由长江所携带的泥沙逐渐堆积而成。由于地壳升降及气候变化所引起的海平面升降等多种复杂因素的影响，这个沧桑之变不但经历了漫长的岁月，而且海水进进退退，屡有反复。但至迟在距今6000多年的时候，上海地区的海岸线，已不可逆转地推进到今外冈、徐泾、马桥、邬桥、漕泾一线。现在被称为“冈身”的沿此线隆起的一条高埠，就是这条古海岸线的遗迹。此后，海岸线长期基本稳定在这一带，向东摆动的距离相当有限。直到公元4世纪左右，海岸线才开始大踏步东进，于8世纪时抵达今月浦、周浦、下沙一线，即今上海市区的大部分地区露出了水面。此后，由于人们有意识的修筑海塘、海堤和围海造田，人进海退，海岸线继续稳步推进。直到今天，这一过程仍未有尽期。

上海，是一方不断增长着身躯的“活土”。

早在6000多年前的新石器时代，上海地区就有了原始先民的繁衍生息。在冈身及其西侧，现在已发现了20多处新石器时代的原始社会遗址。其中年代最早的是青浦县崧泽遗址。6000

多年前生活在这里的先民们，以石器为主要的劳动工具，并能烧制多种样式的红陶器皿。他们除了渔猎采集外，还开始从事原始的谷物种植和家畜饲养。在这里出土的人工栽培稻谷，年代之古老，仅次于桐乡罗家角和余姚河姆渡。无疑，上海地区有资格跻身中国水稻栽培发源地的行列。

公元前2500年左右，上海地区的原始社会遗址均属于良渚文化类型。从崧泽、广富林、马桥等地的遗址发掘情况来看，这时的先民们已进入犁耕阶段，并出现了两性分工，即男子耕作狩猎，女子纺织饲养。

而到了商周时期，尽管上海地区的土著居民尚未进入阶级社会，但生产力已有了进一步的提高。他们不仅能够烧制需要很高温度的硬陶和釉陶器具，还拥有了青铜器，步入了铜石并用时代。

春秋战国时期，上海地区先后属于吴国、楚国的疆域。公元前263年，楚国名臣春申君黄歇被封于故吴墟（即今苏州）。相传今上海地区也属于他的领地。因而，后人便把“申”作为上海的别称，甚至把黄浦江说成是以春申君名命名的“黄歇浦”的简称。其实，这完全是牵强附会的无稽之谈。因为，今天上海的大部分地区那时尚在汪洋大海之中，春申君所能领有的，充其量不过是冈身以西地域罢了。不过，因为濒临大海，上海地区的海水煮盐业大概也在此时发展了起来。汉初的吴王刘濞，即以此项地利，积累了起兵叛乱的资财。位于今嘉定区的盐铁塘，据说就是刘濞为了运盐而浚通的。

但总的说来，与中原地区相比，当时的上海，仍属比较落后或不发达地区。汉代的史学大师司马迁说：江南一带，“地广人稀，饭稻羹鱼，或火耕水耨，果隋蠃蛤，不待贾而足。地执饶食，无饥馑之患。以故毗邻偷生，无积聚而多贫。是故江淮以南，无

冻饿之人，亦无千金之家。”对整个江南来说，这当然可能不尽恰当，但就上海地区而言，这段描绘大概是相当贴切的。

魏晋时期，北方战乱频仍，烽火连天，中原居民不断南迁避乱。随着文明程度更高的北方人口的大量流入，江南地区逐渐获得了开发。但此时，上海地区的海岸线刚开始加速东进，冈身以东新长成的陆地上，河汊交错，苇丛遍地；一条浩瀚的大江——松江（即吴淞江），从西到东，横贯其中。松江的喇叭形入海口，水面辽阔，略同海洋。在这种自然条件下，上海地区的产业，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是以渔业和盐业为主。

当时，这里的居民使用一种叫“扈”的特殊渔具捕鱼。这是一列用绳编起的竹栅，插在水中的涨沙上，向两岸张开，潮来倒伏，潮退立起，可以很方便的捕获欲随潮而退的鱼群。诗人皮日休曾对此作过传神的描绘：“波中植甚固，磔磔如虾须；涛头倏而过，数倾跳鳞鮀，不是网罗密，自为朝夕驱。”松江的下游及喇叭形的入海口，即因此而被称作“沪渎”、“沪海”或“沪渎海”，沪渎海的音转即为“华亭海”。这就是上海地区的别称“沪”、古称“华亭”的由来。

三国后期，吴将陆逊以破荆州擒关羽之功被封为华亭侯，陆氏就此成为上海地区的望族。陆逊的孙子陆机、陆云，均是晋初著名的政治家和文学家。有一次，陆云与北方名士荀隐相见，自称为“云间陆士龙”，荀隐则应以“日下荀鸣鹤”。此事成为当时文坛佳话。因而，上海地区古时又有“云间”的别称。

大约也从这时开始，上海地区作为海上门户的重要性，逐渐被人们所认识。相传孙权曾在沪渎南岸设立过青龙战舰的停泊地。东晋时，地方当局又在沪渎南岸建立了沪渎垒，这是当时的一个重要军事要塞。

唐宋时期，上海地区进一步得到了开发，不仅滨海地区盐场

鳞次栉比，渔村星罗棋布，农业和商业和航运业也日益兴旺起来。随着经济的发展和人口的增多，唐天宝十年，朝廷正式设立了华亭县，其县治，就在今天的松江城。北宋绍熙年间，华亭已是东南地区的一个壮县了，每年的商税达6万多贯，与苏州接近。华亭的繁荣，显然主要是因为它有一个繁华的商港——青龙镇。青龙镇位于沪渎南岸相传孙权泊青龙舰处，有水道与当时重要的商业中心苏州及嘉兴相通，是苏州及东南地区主要的海上门户和河口港。来自漳州、泉州、明州、越州、温州、台州及广南、日本、新罗(朝鲜)的商船，云集于此。唐代中日间的使船往来，也有从青龙镇启碇的。由于航海者多相信菩萨能保佑安全，镇上出现了多座壮丽的佛寺。至北宋年间，青龙镇已是一个海舶辐辏、烟火万家的巨镇了。

然而，由于地理变迁及治水失当等原因，沪渎入海处的湾口沙洲不断加速扩张，海舶溯向青龙镇的航道日益淤浅缩窄。而原来默默无闻的黄浦江，却逐渐发育成为一条既宽又深、水量浩瀚的东西向主要干流，并与松江交汇。于是，越来越多的船只取道黄浦，碇泊于它的一条支流——上海浦右岸。这样，由于大自然的沧桑之变，曾经盛极一时的青龙镇式微了，一个新的港口市镇——上海，应运而起。

上海即得名于上海浦。它原先是个渔村或小集市。北宋时已设有专门征收酒税的酒务。随着它逐渐取代青龙镇，成为华亭的主要港口，至南宋末年，已颇具规模了。南宋政府于景定、咸淳年间(13世纪60—70年代)在此设立了具有海关性质的市舶分公司，并正式设置了镇的建制。至元代，上海镇已“领户六万四千有奇”，镇内“有市舶，有榷场，有酒库，有军隘、官署、儒塾、佛仙宫馆、民居贾肆，鳞次而栉比”。按元代制度，江淮以南，户口3万以上为县。因而，元至元二十九年(1292年)，正式设立

上海县。县治就在上海镇，即今南市区旧城内。明嘉靖年间，为了抵御倭寇的袭扰，上海县城筑起了高24尺、周长9里的城墙。此后，由于沿海滩地的不断增涨和人口随着经济发展的日益增多，上海县又陆续析出了青浦、宝山、奉贤、南汇、川沙等县（厅）。清康熙二十四年，上海正式设立了江海关。雍正年间，管辖苏州、松江、太仓三府的分巡苏松太兵备道也开始常驻上海，并被习称为上海道台。因而，此后的上海虽然在行政体制上仍隶属于松江府，实际上却直接听命于上海道台。这时的上海，事实上已成为苏、松、太地区的行政中心。

宋元以降，上海地区的主要经济支柱是棉纺织业和航运业。

原先，这里的农业以种稻为主。宋末，棉种和植棉技术开始传入。至明万历年间，棉花已成为这一地区最主要的农作物，同时，手工棉纺织业也迅速兴盛起来。元末，从崖州返乡的乌泥泾妇女黄道婆革新了纺织技术，使手工棉纺织业的劳动生产力有了很大提高。为了纪念这位对本地经济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的劳动妇女，后人多次为她立祠祭祀。明清两代，上海地区已成为全国最大的棉纺织业生产和交易中心，号称“衣被天下”，所产的各色棉布，不仅畅销湖广、江西、两广、山西、陕西、北京等地，还以“南京布”的名义，远销海外。19世纪初，仅出口美国的“南京布”，每年就要超过300万匹。

航运业的发展则略有波折。如前所述，上海原系因港而兴。设县后不久，由于吴淞江下游淤塞严重，长江边的浏河镇，一度取代了上海的海港地位。明初的郑和远航西洋，有两次就启碇于浏河镇。此后，经过几次比较合理的疏浚治理，黄浦江取代松江，成为上海地区主要的通海河道和优良港口。清初，由于朝廷厉行海禁政策，上海的海上贸易曾长期受到严重压制。直到清康熙二十三年海禁开放之后，以棉布贸易为主要基础的航运业

才获得了勃勃生机。

清代中叶，上海港逐渐形成了五条比较稳定的航线。第一条是上海至牛庄、天津、芝罘的北洋航线。运货的船只主要是沙船。从上海运出的有棉花、棉布、丝织品、茶叶及来自南洋的食糖、胡椒、海参、燕窝等，进入上海的以豆饼、大豆、油为大宗，亦有肉类、油脂、木材、小麦、药材和水果。年货运量估计有 50—60 万吨。第二条为南洋航线，通浙江、福建、台湾和广东。行驶的船只有鸟船、蛋船、估船等。运往南洋的是棉、陶瓷、茶叶、生丝、及部分北洋货物，由南洋入港的是糖、染料、药材、海参等。年货运量估计为 20—30 万吨。第三条是长江航线。运入大米、杂粮、茶叶、瓷器、木材和土特产，运出棉布及南北洋转口的糖、豆等货物。年货运量约 30 万吨。第四条为连接江、浙、皖、鲁、冀的内河航线。航行的有各种渔船、客货船、驳船和小船。年货运量约 20 万吨。第五条是国外航线，通日本、朝鲜和东南亚地区。航行的船只小则 150 吨，大则千余吨。出口以棉布、陶瓷、茶叶和丝绸为主，进口的则有日本的铜、东南亚的糖、海参、燕窝、鱼翅、象牙和藤。年货运量约为 5—6 万吨。事实上，这时的上海已成为中国的主要航运中心之一。

在商品经济性质的棉纺织业和航运业的带动下，上海地区的社会分工不断扩大，出现了一批新的行业。首先是纺与织的分离，出现了专业的纺纱户和纺纱作坊。接着，轧花与制袜、制鞋等纺织品加工业及纺织工具制造业也相继成为独立的行业。如七宝镇的东街，便因居民多制纺车售卖而被称为纺车街。此外，铜锡五金业也逐渐发达起来。清初，上海城内濮元良开设的作坊以生产厨刀闻名，人称“濮刀”，至今犹有老上海以“濮刀”泛指一切菜刀的。与航运业相关的行业，则有码头装卸业与船舶修造业。鸦片战争前夕，浦东陆家渡的顾明海的船厂，已雇佣十